

田
間
文
集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

徵刻南音集引

自季札審音風雅偏歸諸上國迨靈均作賦詞章特盛
於南方豈惟聲教使然抑亦性情有異蓋嘗崎嶇嶺嶺
涉歷湖湘其山川秀發以爭奇其人士思深而戀舊興
情草木每增感物之思篇目煙雲輒有悲秋之興風物
如此情事可知喟歎之餘歌詠間發南音爲盛良有以
也今天下新聲競起率自命以千秋而吾謂雅道未亡
尚有賴於四國有如三楚之後邁七閩之靈輿江右之

沈鬱積表之者，渾皆獨攬至性，不襲靡調，自吐清音，脫
諸俗調，又其遭遇亂離，幽憂最久，眷懷往昔，寤寐獨淡，
一語一詠，皆有當於風人之義者乎？乃以方域有限，篇
什尚闕於名山，或著作已傳，流通未廣，於賈船兼之喪
亂以後，放失尤多，至於遺逸之流，湮沒何限，遂使豫章
之木，空輪囷於江涯；明月之珠，自焜耀於海表，非徒嗟
斯文之欲墜，亦且懼志士之無聞某游處有年，知交頗
廣，不揣固陋，僭思表章，仰冀吾徒多方搜輯，所取吟風
弄月，不以憤激爲工，等諸春鳥秋蟲，諒非功令所禁，音
義豈分於窮達，闕揚無間於存亡，上自名公鉅卿，下至

山人野叟旁及林栖衲子廣之流寓諸賢倘一節之可稱雖單詞以必錄庶幾采風之士收諸樂府幸存一代之正音亦令論世之儒錄其遺編猶識當年之名士屬在同志幸鑑鄙衷寄我佳篇共成大部

琴上人藏野書華嚴經引

藏野上人學琴三十年寒夜蕭寺香殘月圓每爲余一弄鼓清微獨理身世兩忘爲余言彈有字曲不如彈無字曲以字諧音以音協律一唱三歎非不巧也然而矯揉之迹未泯惟其出諸人也至於無端而成音無端而合律可得而聞也不可得而測也此天地間自然之聲

也自然者出諸天也然後知陶靖節蓄無絃瑟爲真知音者也夫有字不如無字有絃不如無絃有聲不如無聲爲其漸入自然至於天也藏野今老矣世無知音將抱琴不彈思覓一精舍募三年供閉關書華嚴經一部以送餘生吾方期藏公卽有聲以求諸無聲之先今乃欲舍琴書經是舍聲音而求文字形而益下去道滋遠矣藏野曰噫子離文字以爲聲音離有聲以爲無聲乎子視其離聲音已形而下矣吾覩其合卽文字皆形而上也一部華嚴經盡於所說四法界歸於理事無礙以是爲真俗一諦也以是爲不二法門也法本不二吾之

琴與書又有二耶且吾一指也揮之則絃起之則筆指
未嘗二指之用焉有二苟得是不二法化吾之點以爲
微化吾之畫以爲絃化吾之八法以爲聲音聽吾琴者
識其字豈有誦吾經者不聞其聲乎若孔子彈琴而見
文王之爲人此以耳見者也菩薩以觀世音爲尊號此
以目聞者也世之耳目本無二根吾之指寧有二法藏
野之言如此吾喜其言之與吾道足以相發也遂書而
爲之引

賓杲上人尋山引

莊子曰夫不欲忘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釋氏言

一切世界惟心所造未能忘心安往而不得世亦安往而不累哉學佛之人舍其父母妻子而逃於方之外而方之外又自有其眷屬門庭交際之煩其爲世固無異也於是又求舍之而逃之枯槁寂莫之鄉茨茅編籬離世以遠與草木鳥獸狎處久之相習而不能去夫亦自有其世矣比之人間世累特輕耳未能無累也真能棄世莫如忘心忘心者非自忘之心有所用之也是故目處塵勞而不見所爲塵勞本來清淨而不必別求清淨之地在世棄世世本無累然此爲有道者事非學道人事也松江郭西有示應菴遠市臨水雙扉盡開竹林蔬

園位置井然誠苾芻之精舍梵脩之樂地也賓杲年滿
二十餘卽爲菴主接衆應物居然長老吾嘗與之談其
於世間是非得失一切了了檢點諸方邪正亦復不謬
知其資質甚高雖未審於佛法所得何如要爲灑灑落
落一聰明衲僧也卽今栖遲郭外自云常若青山白雲
之下有一團瓢在其眼中是其煨折脚鐺撻敗衲安身
處也但此地付得其人卽撩衣去矣賓杲今在此蘭若
中卽能離此蘭若吾知異時住山卽能不住於山未有
念念求脫離而不得脫離者也莊子棄世無累之說其
當於賓杲信之乎

放生社引

今世界一殺運也人心殺機一日不息則世界殺運一日不止止殺莫如放生浮屠氏因果之說儒者不信至於放生之事輒或行之其言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卽吾儒之戒殺也孔子君賜生必畜之成湯開一面之網周公驅猛獸而遠之齊宣王以羊易牛大抵皆放生也而不言因果亦曰惟此一念足以銷當下之殺機而已古今善放生者莫如鄭子產魚放於子產烹於校人校人之魚自殺子產之魚自生洋洋圉圉謂此魚至今活潑潑洴間可也若律以因果則校

人償命子產亦當坐不覺察之罪而放生之術窮矣往時天道遠報施難憑自惟刀兵以來二十餘年所殺人命亡慮百萬萬計其烹燔剝割不異於犬雞羊豕方且坐視哀號宛轉以爲快識者謂此銅頭鐵額之衆卽犬雞羊豕之轉劫求償或不誣矣故由儒家之說生憐憫心有不忍不放者由因果之說生恐怖心有不敢不放者新安朱孟嘗數年前夢入酆都地獄見諸苦趣發心悲憫舉家戒殺近復因喪明之戚大生敬怖益思廣其教於同志結放生社每月一舉行其事屬余爲之引以孟嘗生平居心本無殺機因地獄之示現恩愛之斷割

益加信心。意者有物相焉。乞靈孟嘗。以轉世界之殺運。故明茲因果。以信孟嘗者。信孟嘗之同志也。由是信而廣之。其始也不敢不放。其既也不忍不放生。趣漸濃。殺機漸息。則二十餘年刀兵之毒。運庶其有轉乎。抑吾聞諸教典曰。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試問放刀何難。成佛何易。要知此刀。是此兒命根。放則一切俱放。不惟放刀。亦且放佛。放下佛。斯成佛也。今之言放生者。莫作因果想。并莫作放生念。此放生一念。便爲生死種。便爲屠兒刀。不放此念。不脫輪回。吾願放生時。與念俱放。直得無生無放。方是真放生者。

募脩令橋疏

蓋聞造梵天之福橋梁居首開功果之門刊濟爲先至
聖以達人存仁金仙以度生發願往來有路道重津梁
險阻可通功高舟楫若遇神君駕海直驅海上鼉鼉天
女填河欲假河邊鳥鵲是則凡聖皆無凌波之術所以
卦爻特重利涉之辭金陵南去七十里地界溧水溧陽
有令橋者爲郡邑之通衢當省會之孔道塵飛日暮坐
野店以送馬蹄凍合霜晨聽寒雞而數人迹自唐閔宋
剏建且千百年由浙通閩灌輸凡五十六省歷世既久濟
衆已多精衛之銜木將傾祖龍之鞭石欲墜勢非引索

險逾懸梯一遇風雨之朝不勝蹙蹙之苦雖尾生守信
抱柱何從孺子相期進履無地征人爲之裹足長者因
而發心善士陳公大破貪吝蠲千金蓄積以爲倡戒僧
慧昭夙有因緣分十二圓通以轉募蓋欲福田廣種亦
以獨力難成敢告同仁共襄義舉莫謂自利何如利他
可知度人實以自度或善女人或善男子勿靳擅施將
爲布穀將爲金錢隨緣喜捨庶幾積寸得丈捧土成山
將使勢跨長空驚彩虹之復起影搖絕漢還蒼龍之舊
觀商賈接踵而來不憚褰裳之苦士夫聯鑣以至無歌
行路之難笑初祖之折蘆顯大神通莫止成自了漢念

書生之編竹濟多生命豈得謂有漏因福德齊圓人天
去愛惜題挂土竹看駟馬經過得句雪中應待寒驢覓
去

吳門爲潛歸大師募淨室疏

潛歸和尚傳心印於洞上建法幢於嶺表功行甫畢撒
手東還一盃隨身寸絲不挂且然行脚寧無歸隱之思
正好住山誰是安禪之處而師也逍遙委運去住隨緣
諒開堂而領衆非其志矣若把茅以蓋頂豈不願乎數
畝之園三間之宅率門徒以種菜分佛火以讀書折脚
鐺邊晝飯過日爛繩牀側破衲遮寒似此槽那在居士

頗易爲願力惟茲瘡痍於和尚正愜其本懷自昔吳門號稱佛窟丹崖翠壑是處付與高僧賸水殘山何難存此耆舊樂善者各出隻手知師者諒有同心

壽昌其天禪師塏疏

壽昌其天禪師今年自三山歸至昭武距壽昌不三百里奄然示寂亡慮僧俗遠近莫不悲泣震動痛禪師之遽化太遽胡不少留一二日歸方丈化也余與禪師交未久而相知最深自己亥秋杖人辭世諸兄弟東西分化禪師私謂余將以片笠把茅終身匿影上報師恩未幾而受興國之請卽住興國興國頓成叢席又未幾壽

冒虛席竺和尚請禪師領衆卽住壽昌乃知禪師本無
心於出世亦無心於決定遷世時至順應而已禪師於
遷世出世一切任以無心則生死之間又寧肯有心去
留哉吾觀古德於臨命之際作偈頌辭檀越集衆坐化
號爲自作主張自有此槩本留傳到頭來雖手忙脚亂
惟此一事畢竟要依樣葫蘆若不如此竟不可死有識
者聞之直得一噓以視其禪師今之要去便去絕無回
護爲得自在耶不得自在耶孰有主張耶孰無主張耶
禪師有捨亦得無捨亦得雖然此是禪師已分中事不
關大衆若大衆分中則自有祖庭從上建立榜樣具在

請依無縫之式其助合尖之功

中天蘭若建置本末記

閩故多佳山水當延邵接壤之區有山名天堂中峰竦峙四山回拱修竹流泉交貫周匝晴朝望嵐氣如海俯視諸山僅存峰頂或出或沒殆海中島嶼耳正統年間有僧號怡中者依巖而宇鑿麓而田茲山初有梵刹未幾輒火凡再興再廢土人與僧交利之而不能有遂以歸諸博山天啓六年事也博山老人擇於諸弟子得剡水上座使往剡師瓢笠承命而來坐瓦礫荆棘中以大定力摧伏羣魔回心外護有獐犬弭耳受記因緣漸熟

豎立法幢此方人人聞傳山之宗旨矣先是怡中舊址在山左腋方廣纔數丈師狹小之卜踞山之正中南面而擁諸峰於砌下鼎建佛殿榜曰中天蘭若鑄丈六金身翼以方丈禪堂又置天龍閣請藏經貯其中右僧寮左香積凡諸叢林應有者大略都備田之素爲僧有而占諸土人者師旣竭力贖還其有附近民田願屬諸山者師復倡其弟子捐衣益之貲次第收集於是中天蘭若巋然成一巨剎矣不幸丁茲殺劫師竟以宿債富債畢命樵川雖山林不改而門庭寂莫師志多所未就傷哉師爲吾鄉廬江人初住吾邑如意菴精教乘能詩博

山大師埽增過桐山師因隨之同己蒙印可遂分化此
地丁亥兵起入樵川遇害有弟子三人曰覲曰戒曰京
京後師三年死戒公覲公皆吾鄉人也辛卯夏余再過
閩闢亂甫靖便道上天堂山禮金相眺雲物閱經藏想
見師之作略涵焉悲其死也覲公戒公爲述此山廢興
之由屬余記之遂次其始末而爲之記

雲白鹿山洞小記

遊大龍潭之次日致士邀余及有懷曰去此不二里有
山甚頽所以給莊人樵采供炊者也近搜得一洞能往
遊乎有懷喜飯畢卽行余亦賈勇從之山不高但荆棘

摺拄樵徑漫滅不可行莊人導之崎嶇以達既至有石
屹然壁立玲瓏似泗濱浮出者指曰此洞口也從此尋
磴道可下下瞰正見洞門有懷謂余且止自與致士崔
躍趨下至洞叫曰固巖也略似浮山但磴道峻狹草沒
不宜來余勃然左策杖右掖小童捫壁躡級亦至不覺
其艱果別是一巖非洞口所見洞門也洞門北向此正
在左畔耳其巖穹起高可二丈餘深如之廣倍之居然
石室有檐下垂其下拔起一石直上與垂處接大不盈
抱猶檐柱也浮山浩漭廓彷彿似之而洞口所見洞門
漆黑入久之始辨色平如半間堂堂背路絕有穴下通

土人汲綆拽之度四丈餘始及地小僮擲火爆其內良久有聲皆言內甚空曠吾意必有旁竇以洩洞中水若募土人於山麓搜剔必得之因擴爲門朗然使可出入光上透穴由此穴梯而登則此洞屋儼然岑樓矣固勝於今俯身自上下也洞壁離奇有波濤起伏往往似佛寺塑洛伽山形亦有剝落者當是石乳凝成特洞淺通風日故易脆耳於是致士陳所攜酒榼席地小飲甚歡自慶七十餘猶能涉險窮幽從二子飲此洞也援筆記之時癸亥二月社後三日

齊山遊小紀

庚申秋閏八月過貴地湖水大漲金賓王廣文以小舟
載客挾絲竹沿隄而進爲齊山之遊山徑荒頽道狹不
可行攜酒望江亭亭壞不敢坐復移具山下酒店前水
柳陰臨流布席有邨童挈舟至余坐逼水遂繫舟余坐
下含笑謂曰舟繫不妨恐日色逼坐且徙汝舟能從之
徙乎乃微笑解維去坐定觀者環集凡邨郭往還者皆
於此候渡天暑人氣不可當麾之不去余曰惟一曲吳
飲足以散之於是羣客奏伎有朱生按節而歌歌聲起
聽者皆默然遠去乃縱飲通歌柳陰漸移興不已罷酒
攜樂器前至一佛廟門前埽池而坐更作十翻奏繁聲

促節土人過其前皆如不聞或駐足二側耳輒掉臂而
去有二樵子弛薪階下擁柱聽良久樂將闕乃去客笑
曰今日作樂僅得此兩人知音耳樵曰吾以待渡也皆
大笑而散

樅陽廟後山留松記

史稱晉時陶侃爲樅陽令樅陽固邑治也邑有城隍今
其廟故在陶公祠右廟倚山面市山上松高下成林偃
蓋陰森直廟之北暑月行人過其下清風颯然蓋百餘
年物也樅陽皆童山獨此一丘地鬱鬱蒼蒼爲山生色
而有是山者一旦售諸人巨斧爲薪斧不能殊陳生

官嚴過之奔告其同志諸子斂錢若干酬其直其公
亦欣然轉售因存十四株以爲公物永禁鋤伐非徒以
娛游觀也子文云鬼猶愛溪松茂柏茲松之託根於廟
後歷年旣久礪礪輪囷直與斧斤相拒於危絕之頃豈
非神所憑依乎過廟者望其蒼蒼鬱鬱王氣攸鍾所以
陰廟卽所以陰市也余喜是舉之爲神人其慰也故爲
之記

諷羅處士佚老文

余二十年前嘗邂逅於茂溪主羅氏之家羅氏一門皆
尚禮好義奎之與余同年生尤爲超邁尊公弘甫翁時

已年六十去市里許結精廬供佛像與二三同志課誦
其中翁生平俠氣重然諾一旦謝絕市喧林野自娛余
每過翁必置酒盡醉余輒呼翁爲羅道人今集中有贈
羅道人詩卽翁也旣別二十年歷盡險阻每當困頓時
未嘗不念茂溪未嘗不歎翁之能超然世外善自佚老
也頃者再入閩由史溪超雙峰道出茂溪溪山如舊市
井已非訪羅氏諸子固無恙問道入則益健且更娶孫
人復舉一子已十數歲矣奎之與余類俱皓然翁顏色
悅澤殆勝向六十時過其山中精廬已成廢宇翁在市
居一小樓翛然爲室家之計余亦不復以道人呼之矣

莊子曰太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翁昔者未老也而固
勇於求佚今翁八十矣而轉不能得佚蓋翁佚之於未
衰之時天故欲勞之於既老之日非天之勞之也其有
餘之精神氣力不能自佚卽天之所以勞之也亦卽其
人來日方長之一驗也然翁自今亦可以佚矣翁空益
葺舊廬與向時同志猶存者復勤課誦之事以不負吾
詩中羅道人之稱天至是豈猶有所不肯於翁乎亦惟
翁之自肯而已

石氏孝行紀略弁言

去年郡大夫舉行鄉飲酒禮意甚慎重而吾邑石君瓊

甫爲之賓介於是都人士皆有詩篇稱頌其盛君子漢
昭馳書乞詩於余余不應亦以詩爲隨聲頌美而作者
不足傳卽有無不足爲重輕也今夏郡邑文學又以石
氏孝行舉聞學使者旌之曰孝萃一門值余在邑漢昭
過余出其所舉實行數則爲紀略以示余欲得余一言
弁之其略曰翁八歲喪親哀毀如成人比葬哭晝夜不
絕聲里中稱之旣長每遇歲時伏臘或春秋上冢輒哀
思涕泣伏不能起親忌日泫然在疚一以是終其身而
又廣其孝思益脩祖墓睦宗族同堂有喪者無不救也
門內無嗣之冢無不碑而表之也而孺人高氏亦以孝

婦稱當前代之季歲薦饑卽獲光升斗孺人惟以食夫子而身咽糠覈翁病目親侍湯藥爲廢寢食忘鹽櫛者七年旣佐翁起家則更以不逮養其舅姑爲憾每祭祀必親治牲醴備物薦新以冀其來歆也翁長子維昭八歲時父患癰醫需羸爲藥天大寒冰堅無所從得維昭行泣水濱叩冰得之而患以頓愈此與古孝子號鯉哭竹之事豈有異哉紀略所載如此余覽之然後知文學之所舉爲下妄而當事之旌之爲足以風也夫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成周特重力田孝弟之科漢魏以來凡舉官者必察孝晚近世雖不以之取士而人

猶竊好其名至於以孝爲名則凡刳肝割股去妻屠子之事凡可以求名者無有不至而爲上者復從而風之是率天下而相趨於僞也夫孝庸德也雖以大聖人有不能殫而尋常夫婦皆可以自盡子夏不云乎事父母能竭其力蓋自王公卿大夫以迨士庶人各有其力各有應竭者本無孝名惟曰爲人子者應如是而已則凡有絕人之行過分之事爲所不當爲而以孝聞者皆非聖賢之所許也今觀紀略所載凡君一門所爲皆無以大異乎人而爲之不倦亦祇曰吾所爲應如是而已未嘗知其爲孝而爲之也夫不知爲孝而人以孝稱之

與求爲孝子而使人久而疑之則誠與不誠之別也今
者下之人以此舉聞而使下無匿美上之人以此風世
而使民無僞行惟其誠不惟其名是皆足術也雖然漢
昭亦可謂善顯其親者矣旣已得當世大賢之在位者
爲之表章以風天下復欲求能文之士爲之紀載傳之
無窮若余者生平不欲以言語假借其爲文質而無華
而漢昭顧欲得之其乞言也據實紀事又絕無溢辭以
邀人之虛譽彼誠知虛譽之不可傳而質言之足以取
信於後也若漢昭豈非能竭力以事其親者乎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石氏之

謂乎

山陰嚴公像贊

歸然者其貌也怡然者其顏也屢勞錯而待之以靜遭
凌厲而接之以歡舉世服其至潔議者疑其過寬蕭然
一榻隨遇而安惟捐軀之早矢故觸境之皆閒抗節而
醜徒譁起於列帳沉尸而神虎負出於清湍嗟亂日之
死事者甚衆而慷慨明白如公得死所者之爲難餘藥
籠之一物永廢棄於人間悵音容之如在邈箕尾以莫
攀

李我貽像贊

吾友卒生家世陽羨從兄宦遊旋遭時變甫二十而成
名早人世之歷練卽今如明月之入懷溫兮有熏風之
拂面笑終童之請纓徒爾上書嗤留侯之畫策未能決
戰使其遇得爲之時假中人之壽卽仲華之功以成而
公瑾之業可建也及前路之已窮猶故主之悲懸望江
南兮不歸死瘴鄉兮無怨想笑語之藹然猶屋梁之如
見

王元倬像贊

此翁不談玄理不讀佛書外甚和而中甚介性極執而
心極虛幅巾蕭然聊存先代之舊卷軸盈架以消歲月

之餘何必逃於禪何必託於酒何必傭於市何必寢於車有陋其巷有幽其廬不謝客而客自孚至不避世而世自與疎木榻將穿猶幼安之坐也畫蘭無土殆思肖之筆歟爲時流鄙棄久矣非吾人之徒而誰徒

胡星卿像贊

穆然者其神浩然者其氣飲然者其心毅然者其志灌數畝之菜畦饘粥不供住一間之茅屋風雨不庇飲酒但至半酣讀書惟觀大義四方之客日造其門庭先生之蹤久絕於城市光其頂而儒其衣斯爲公主之孫東川之裔

獲經濟四箴

獲經濟余晚年所博以謀孫曾其傳經而有獲也余無德可法乎

生於茲四者竊有志焉今老矣書之壁上以勉後人

我何所貽貽此一經惟經學通事理具明如斗有杓如權在衡是非邪正莫之或笑作爲文章自我縱橫勿期速效課必有程勿事口耳心求以誠但志於學寧憂於生不見桓氏稽古以榮

人生安樂莫善於貧貧富在天豈曰由人爾如不安怨尤空頻富人與我苦樂適均宵防盜瞰晝愁吏嘆不如茅屋開戶達晨舊穀乏食糜以繼新晨昏菽水足養而親豈無色笑以代嘉珍

門內弊爭德惟一讓所爭幾何和氣以喪古稱塤篪子
和汝唱凡曰弟兮于長乎仗弟曰兄兮胡幼與抗勿信
婦言勿受人誑婦人見小宵人好誘爾無我欺我毋爾
望彼此小誤尚其相諒

古人處盛儉德可師貧不學儉斯言豈欺儉而不勤一
慳何爲優游無事飽食以嬉唯言維處比之行尸潔爾
庭戶飭爾園籬力作儉食勿敢告疲有客至止脫粟以
炊儉而有禮鄉里稱之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八

雜文

夢遊仙賦

余幼不樂此塵居兮思乘風以遐舉遇浮丘謂余有仙
骨兮顧王喬使爲侶導之餐六氣而漱朝霞兮清虛入
而濁濊吐行之久而無效兮何羽翼之能生羨王子之
吹笙兮遂一朝朝乎上清臨別授余以大藥兮需九轉
而物成曰丹術之無奇兮惟神功之勿間司火候之精
勤兮毋晝夜以或斷忽神奔而鬼怪兮專志壹而不亂
何時候之未至兮倚藥爐而假寐身不知其所在兮見

罹靈之西墜號魯陽使揮戈兮詎義和之弛轡天地倏
其晝暝兮百怪出以紛拏猘猶血人以嬉兮急奔子而
磨牙余旣脫命於呼吸兮退復陷夫泥沙遭玉蚪之南
邁兮遂攀翼而上征覩蓬萊之宮闕兮日月仍其清明
羣仙遊戲其間兮外人至而皆驚仙官導余以上謁兮
稽余名之在籍忝一命於散秩兮覲丹陛於咫尺心搖
搖而皇惑兮豈宴安之猶昔何颶風之鼓盪兮揭海立
而山崩官闕邈其不見兮肆鯨鯨之憑陵衆罔知其所
之兮余一羣之是乘漂翻翻以隨波兮阻鼎兮而戾止
繫童男女之遺裔兮聞華音而詫喜爭假宅以栖身兮

常一歲而數徙渺滄溟之浩蕩兮震奔濤之喧阗丹霞
旦其西粲兮土人指余以天開歎奮飛之無由兮轉茹
涕而增哀何長風之飄颻兮吹我凌乎天路下巨浸之
萬頃兮橫余身以徑渡耳涌湍之礚礚兮雖九死其不
懼朝余發軔于東海兮夕余至乎西極道乘軒之總總
兮多平生之相識嗟皮骨之僅存兮怪髣髴之猶黑瞻
懸圃於天半兮惟軒轅之帝孫帝高居以端拱兮仍虎
豹之守闈紛鳴佩之出入兮誰假余以一言文昌奏其
乏員兮詔考校於內殿集羽流以賜問兮覽臣言而獨
善謬承直於紫府兮日簪筆而召見懲如綸之失體兮

信臣職之匪輕天語簡而足貴兮隻字褒以爲榮將往
日之濫觴兮寧違敕而不行顧羣仙之畢訛兮爭興心
而嫉妒逢昔日之乘軒兮乃握手而道故任吾直以獨
行兮豈恩怨之足顧嗟六轡之無力兮天柱忽以動搖
修羅發難於崑崙兮隨南斗以移杓鳳皇去而不告余
兮睇玉軼之迢遙蹇追攀而不及兮瞻雲璈而長號泛
靡蕢以無往兮飄忽泊兮大澤思昔來於此得岸兮今
仍予兮遁客何軀命之足戀兮遂齋身於一櫛將委形
於大化兮乃久仰於坐隅青燈耿兮在壁丹火伏兮於
爐歷升沉之歲月兮曾夢覺之須臾攬人情與世態信

仙凡之不殊矢絕意於霄漢甘斯人之與待

感舊賦

歎吾生之無之兮情忽返乎舊廬盼檐楹而涌淚兮感
時昔之同居蘭委絕而砌荒兮燕已去而壘虛網蠅蛸
以乍啓兮物盡散而無餘猶嫁時之牀在今儼凝塵之
未除顧北窗之幔卷兮鈎至今其未下閤四壁之蝸蝕
兮睹鍼縷之猶挂夜縫裳以佐讀兮聽雞鳴其未罷何
倉皇避亂以急去兮遺短檠棄乎牆罅昔余盛壯之好
遊兮塊獨處兮空房乍遠歸而褰簾兮皎明月之舒光
時饋食以舉案兮想雙眉之清揚忽興疑以懷妒兮後

悔恨而自傷豈奸臣之肆虐兮羌余罹夫禍殃效黨人
之亡命兮何室家之可顧誓其命以相從兮犯風濤而
不懼尋蹤迹而遠至兮歎形容之非故聊強顏以慰余
兮謂吾行之未誤退雪涕而心傷兮痛母節之莫著忽
兵烽之四起兮望故鄉之迢迢欲寄栖無安土兮載一
室乎輕舸經滬瀆而暫止兮赴邛友之見招何鋒鏑之
突如今遂玉碎而蘭焦痛百年兮永別曾一語兮未交
兩湧沱以徹曉兮往求尸乎水涯忽返顧而在隄兮繫
片席之誰遮兒牽衣以熟認兮線鈎貫以交加昔茵褥
之層累兮今枕籍於泥沙昔隱閣而避人兮今通市之

咨嗟兒告余以賊至今判已身之不保惟兒女之難捐
兮籲神明以遙禱屬二子於榜人兮幸夫君之去早躍
清流以潔身兮猶弱女之在抱已矣哉而死而猶幸我
之生哉生其何以爲情而死而思存其二子如何惟一
子之伶仃夜提抱以見夢兮告難至以促行速棄斂而
殯江寺兮望南極以宵征棄旅櫬兮長此別一步回首
兮腸一絕身雖死兮神不滅隨我三衢兮成永訣示我
以槐子之纍纍兮占余去兮當復回歷萬里之艱危兮
乃時命之終乖去十年而還鄉兮惟一雛之與偕棄婢
奴無一返兮閒箕帚於空階念繞牀之笑語兮空隻影

以徘徊淒往事兮滿日感遺迹兮情懷家人勸余以出
戶兮勿獨坐而增哀吾出而將安往兮吾室其何情以
再開

哀故園賦

吾家百年同居兮於江上之青山桂樹叢生兮四鄰蔭
松聲濤起兮半天寒惟昔人之友于兮共闢館於其間
弦誦相聞兮生徒以滿花開置酒兮花茵何煖臨觴分
詠兮詩成始散曳杖浩歌兮明月爲伴惟暮年之勗數
兮乃怡情乎樊園扈古梅以滋榮兮爭孤松於將斧梅
映窗以月上兮松臨池而蛟舞爾乃亭前默坐樹下經

行防諸子之文課聽雛孫之書聲茗竈香爐隨行左右
了童竹杖或先或後落英委地兮金粟漫曾枝剌棘兮
圓果搏過雨而茶省夫旂槍兮侵曉而竹報乎平安欣
賓朋之至止兮開宿醢以傾倒得一士可與言兮談竟
夕以徹曉迺哲人之先幾兮甫將亂而厭世遭狂寇與
饑歲兮委田園於烽燧歟小子之亡命兮歷萬死而來
歸盼庭柯之未毀兮歎人世之已非爰構丙舍依我先
隴既萬慮之盡灰惟一卷以坐擁晝掩扉而自去夜開
戶而無恐跡無端之見圖惜不知其禍始既劫憤而情
露遂戕殺其壯子防仇戈之不返兮廣機穽以絆止詰

陰謀不肯已兮余乃逃乎津之市指林壑之在望兮囑
朝夕之炊煙念烝嘗之久廢兮欲歸歟而不敢前待斯
人之天殄兮余迺返築於西田時倚杖於舊館兮述廢
址之所在松桂摧爲薪兮羣豕踐爲荒穢忽梵音之出
牆兮繫樊圃之吾廬吾子於此隕命兮爰捨宅與僧居
星已周夫一紀兮吾過門而不忍入聞修竹之蔽窗兮
念清陰而飲泣歷昔人之行坐兮覽故物其奚存陟荒
臺兮廢阼窺虛室兮無門盼東臯之蘭若兮餘蒿萊之
滿院穿隴畝以檀欒兮惜往者之不見上冢墓而哀號
兮使我去此者其誰與銜幽恨而不能言兮長抱鬱以

焉據

譜系考 有序

吾家譜自武肅王脩大宗譜文僖公繼之脩慶系譜其
後家族益繁支分派別各自有譜吾家自淳安遷桐城
所傳有流光譜則淳安端浚公所脩也其自武肅以前
八十一世下逮文穆諸子忠懿王及所爲十房世序皆
同而吾譜於十房中靜宣公後一支獨詳所謂淳安清
溪派也明正統三年台宗名申同者國子博士宰之孫
也至淳安出慶系與流光互相考質彼此適符正德間
臨海二十世孫筠續脩慶系譜又引稱淳安蜀阜蜀阜

卽清溪也而先君子敬脩先生於天啓丁卯年合淳安
桐邑兩支爲重脩流光譜迄今子姓益衆卽桐邑一支
已數千人支分數十多不相認余小子懼宗系之日亂
也於數十支中別爲一支蓋自桐邑始遷祖烈公歷四
世而有司寇時公吾祖誨公則司寇公夫人孫宜人遺
腹之後凡十三房而吾之一支又十三房中之一房也
吾於靜宣公以下則以流光爲據於靜宣公以上則以
大宗慶系及吳越脩史爲據不敢略不敢淆不敢妄拔
附也

大宗譜序云自少典次及彭錢字公更錢氏之文林公

爲過江之祖讓公四承合傳洗馬之政

洗馬諱京讓公之第三子也

湖頭六宅今承下宅之後孝懷公移居臨安之地祖號茅山慶系譜序云錢鏐第二十八子孚爲周錢府上士去竹姓錢爲受姓之始祖自孚凡四十二世生林公於漢平帝元始二年爲烏程長自林公七世生讓公仕至征東將軍廣陵相謚富春侯爲江東第一代之始祖也讓後九世伯仁梁員外散騎侍郎爲陳景帝后父后卽高祖母也伯仁孫道始陳東陽太守有六子分居湖頭號湖頭六宅而第六子智昌居下宅智昌孫元脩任本郡太守唐貞觀初詔天下獻氏族譜元脩錄家譜自少

典以來上之大宗譜實本於此長子孝憬移居安國所
謂茅山祖也孝憬四世而有旌德令沛沛生宙宙生寬
寬卽武肅王父以序按之孚公始受姓爲錢爲受姓之
始祖至林公始渡江應爲江東始祖大宗稱爲過江之
祖是也按林公初爲烏程長自下邳郡慶系不祖林公
芝儼鄉渡江居長城陵門里而祖七世之讓公豈以爵位耶而虞山譜圖自少典至
孚爲十一世而以孚子珪起一世不祖受姓之始祖而
祖其子又不可曉矣吾譜一依大宗譜祖孚爲受姓之
始祖祖林公爲過江之始祖而以孝憬公爲臨安之祖
武肅王爲開國之祖武肅以下則皆以始遷分派者爲

祖可也

慶系譜序稱武肅王有子五十人

武作三十人

文穆王有子

十四人今按吳越備史世系圖所載武肅子并文穆王
合得十五人文穆親子合忠懿倣忠獻佐忠遜侖爲十
二人則世系圖不載者皆養子耶攷武肅王臨薨遺命
有云汝等親腹兄弟繼二十人晚長大者以下十六人
各是赤子收養與親生一般雖在偏生亦須憐念

遺命文理

多有不順或是不順

又云內中有諸子皆是節級送來蓋爲時世

如斯便令收養據此則武肅諸子中養子固多自忠懿
王納土於宋奏名朝廷者僅三千人太宗皇帝親錄之

及諸王養子有功錢氏皆命復其本姓而遣之可證也

但遺命稱元璿以下遵吾遺訓且云元璿曾領郡日久

各有家活生計在府者卽無資財他日量分給與老少

財物則元璿應居長矣慶系譜不載元璿而首元璿註

天絕九國春秋又云目下元璿已領兩道節旄元球卽

謂元璿卽元懿

在府廷正佐元璿等在外主郡或歸來府廷或令人替

換則元球亦爲親子無疑備史世系圖十五人無元璿

亦無元璿而有元珣元球譜稱球與珣謀逆文穆召宴

後宮搜得利刃殺之晉誌亦稱元球元珣以罪誅九國

春秋作元璿圖所載元球卽元球耶圖有傳璿慶系作

琇武亦此類慶系稱文穆子十四人有弘侑弘佖世系
圖不載宋史稱文穆王卒內牙指揮使戴暉謀立王養
子弘侑事洩殺暉廢侑爲庶人復其姓名孫本幽之明
州乃立弘佐豈佖亦侑類耶削去侑佖文穆正得十二
子世子傳早卒忠懿爲王餘十人故稱十房耳則吾家
譜斷宜以世系圖爲據

圖畫寶鑑稱弘佖工畫官
秀州刺史亦文穆養子

慶系序稱忠懿在國時諸房子孫爲國官者數百人
不爲官者謂之孫姪班以屬尊而年長者爲班首設宗譜
以主之至忠懿歸朝奏名於有司者僅三千人詔許文
武自擇其官不願仕者王分以俸祿如國中之制俾安

居於京師真宗東封泰山恩詔獨念錢氏至親近屬未
食祿者收錄之至親者忠懿王之孫曾孫是也近屬者
前所爲十房是也三詔共得官二十餘人按王歸國時
詔王總麻以上皆令入汴所以羈縻之也忠懿之總麻
則武肅從弟鋸鎰鎮鍊之後其先事蹟見諸備史而武
肅親弟曰鏐曰鐸曰鐸據遺命有云三弟鏐已懷叛逆
投在外藩第五弟鐸先曾授任今歸在闕廷鐸無聞焉
文穆時武肅弟惟鐸在國故其後亦相從入汴吾嘗遇
人自稱叔錢家云係武肅弟是時錢氏在汴者數千人
後非王後也豈其子孫耶靖康之亂散亡殆盡僅存者惟先時出宦於外留居不

反者之餘裔耳而文僖公有曾孫曰忱宋孝穆公主之
子也高宗南渡忱奉母護駕而南賜第於台州宗器繼
券隨焉所謂台州一宗是矣今三吳鼎盛者皆言忱之
後其不爲忱後者亦稱忠懿王後豈王後盡從忱以南
耶抑有冒昧其中耶今稱王後必詳所自來之名氏與
慶系譜合一脈相承如吾所見蘇州漕湖派譜然後可
信往見中州同姓者皆稱忠懿後其先皆隨忠懿入汴
官之食之惟知有王宋亡後忘其自出故皆稱忠懿耳
若在東南者廟碑有無錫派則忠獻後也獻王子昱昱
曾孫進於宋祥符中徙居無錫明有徵士允升進士伯

川是其裔也有山陰派則忠遜王後也遜王子孫在宋
極盛曰昆曰易易二子彥遠明逸彥遠子懿懿子伯言
皆宋名臣明嘉靖間有邦祥者脩復祖墓是遜王十九
世孫也若吾家則靖宣公後宣公爲文穆幼子初名信
有文名忠懿特愛之屢遣入貢爲宋太宗贊賞具載宋
史及十國春秋歸宋後始改名儼以觀察使判和州卒
於官景德間文僖進家王二十三事送史院云爲亡叔
金州廉察太傅靜宣儼所撰勳業志是也子八人所知
者曰昭聰曰昭慈昭聰子隱之以大理寺丞出守新安
遂卜居其地後遷淳安廟碑所謂嚴州派備史宗派考

所謂淳安清溪派也而昭慈後有名藻者爲樞密直學士元豐四年詔藻進呈鐵券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據曾鞏爲藻墓誌云儼守和州卒葬於和家焉子昭慈孫順之曾孫藻藻葬母於吳縣龍岡村天平山藻卒亦葬天平又爲蘇州人則是藻以前皆居和州而後居蘇州兩地皆宜有存者碑譜皆不載今和州旣無聞吾問蘇人同姓者不知有藻後豈其失傳耶抑亡其譜而今冒稱忠懿後者或有其裔耶是與吾家爲十房中之一房也十房所存載諸譜者惟此此外皆不可攷矣按隱之於文僖爲從子藻從孫行慶系譜序武肅以下凡有七

世而藻猶在六世內與隱之公皆不載豈皆生也晚文
傳未及見耶大抵慶系詳於在汴諸宗而游宦遷處者
多不及詳今吳越子孫凡非十房者但稱武肅王後或
以出自忠懿不知有文穆也豈喪亂以後失其譜牒不
知宗系所自分故冒稱武肅或見懿王後聲華鼎盛卽
冒稱忠懿後耳若吾家自武肅以來世系井然由故譜
尚存且屢經纂脩故不致淆亂也

流光譜稱隱之公以寺丞守新安遂居歙之汝溪是爲
新安始祖五世而有爵者遷淳安之蜀阜卽清溪也與
兄魯同起義兵破倪從慶管衆等諸賊高宗航海兀朮

以舟師溯浙江越嚴婺追之魯兄弟起兩州保壯三千
邀擊至桐廬牛頭山設伏破之事聞皆補承信郎進保
義郎紹定四年三省具奏敕賜英烈建廟蜀阜追封魯
惠顯侯魯惠濟侯而魯公後亦遷居淳安之坑田皆爲
嚴州人今廟碑所謂嚴州派者指兩侯而言而宗派所
爲淳安清溪派則專指吾祖魯公後也其專指清溪者
魯公四子皆以科第顯有孫曰時所稱融堂先生是也
其時清溪代有聞人而台州宗有名可則者魏國公象
祖之後也來守嚴州其祭融堂祠曰昔侍越中祭兩侯
廟自稱譜視諸孫則素與融堂稱兄弟交審矣故獨詳

於清溪正統間會譜于淳安名申同者仍是台州魏國
七世孫而可則從孫宰之後也台州故與淳安通譜此
宗派考應得之台州耳流光譜仍合兩侯之子孫而吾
譜則應以蜀公爲始遷淳安之祖

流光譜稱惠濟侯蜀公四子皆有科名長子大椿乾道

八年黃定榜進士爲漳浦丞子四

曰黃曰艾曰習曰

第三子也於宋末由浙水泛宅浮大江而上止於桐城

之東鄉濳漕里遂定居焉初來時船前榜一聯云五湖

詩酒客兩浙國王孫至是埋所乘船其地示不復去今

稱埋船墩云居濳漕三世不仕元明初有必壽公者以

倡義保障鄉里歸附授定遠將軍將軍子二人曰皓曰
時時舉洪武庚午科官刑部主事歿孫宜人遺腹生一
子曰誨公誨公生三子曰純績紹其後分爲十三房則
烈公者始遷桐城之祖而時公十三房分枝之始祖也
吾祖如岳公則賜公之長子績公之孫誨公之曾孫而
遷於青山里之桂莊應爲桂莊始遷之祖吾譜以世相
承而於分支始遷別爲標出而祖之倣大宗譜法也故
吾之譜有源有流祖武肅則衆流之源也而又逖祖其
分支始遷之祖則流之復爲源者也天啓丁卯先子因
族人請爲重脩流光譜族人以意增改混淆多端又爲

新安梓工竊取譜頭於他姓以致後有冒濫族姓之患
先子臨沒以此事屬余小子今成其志余爲博訪旁搜
精思研攷於先王先公之一脈以及吾祖烈公遷桐以
來數世之支系勿之敢紊而獨爲支譜不敢廣及卽吾
十三房亦不能合者吾意在嚴族人在廣不爲族人所
樂從也後有撰譜者依吾之譜由濟溯源以進溯諸衆
流之大源卽支分派別而源流甚清固可分亦可合也
余爲此考者因里中近年有數姓妄認一家自先世
以來未聞稱宗且淳安宗人與吾家屢經脩譜絕不
相聞近忽出其譜系乃新安梓人凌養素爲吾家刻

譜時所衛之譜頭而其序乃宋濂溪萬姓統譜之序也問其自則興吾祖萬四公爲兄弟且不知公名字萬四固吾祖烈公行次也父公子四人曰宗文宗武皆無後獨有烈與庶庶遷吳江有子端彌出贅趙帥今不知所在而烈公遷桐其後世載在譜牒甚詳此輩何自來而欲冒濫乎吾族中有利其財賄酒食者有思混認墳墓因而侵占其山者公然聯宗反以家譜爲不足據子弟中纔有出身者導之往謁祠上冢辱祖亂宗莫此爲甚謂余言不足聽將來冒濫更不可知則吾譜後世決不遵從故爲是譜系考付吾子

孫守之吾今已遷西田莊矣如後人必欲妄合吾子孫但祖其始遷者自爲西田一支可也

宗派考末議

吾家宗派蓋有會稽廟門碑記而吾爲隱之公下淳安派碑所云八世大理寺丞隱之分嚴州派靜宣公儼之孫文穆王之曾孫也嘉靖辛卯餘姚十九世孫德洪同諸孫脩復文穆王墓明年台州宗子祚詔大脩先廟考吳越子孫散處四方者詳錄其世系分派志諸碑不樹之廟門計二十一派已德洪又定祀典謂五王不敢私祭以富春侯讓公爲江東始祖而弘聖王沛建初王宙

英顯王寬發祥安國祭江東始祖以安國三祖配食兩

浙子孫歲一祭各省子孫五歲合一祭皆於表忠觀慶

系堂建隆慶辛未德洪公始貽書吾家元鼎公示以祭

期約往與祭宗派之定蓋已久矣於是常熟二十四世

孫受徵公又爲宗派考刻備史後首列常熟派榮國長子端仁

五世孫元次龍泉派榮國次子端義三子端仁

端禮五世孫此外則山陰西中派忠遜王子淳安清溪

應孫所分也派文穆王三世孫桐鄉派碑云嘉興侯元長樂派介所

金華派適所長洲派元琬所洛陽派蒙先所孟岸派澄

分松江派碑云八世良臣惟善分松江派爲榮國常州

派

碑云七世學士即分宜與派祇鎮江派

碑云五世仙

鎮江

言武肅之七世不詳其所出

鎮江派

碑云五世仙

鎮江

派爲莫國監一輩皆忠

吉安派

倪所新喻新昌派

莫國公孫

後於武肅稱五世也

魏國象祖

以上共十七派今常熟二

試所分也

台州派

所分也

十五世孫謙益公重加考訂常熟爲端仁後自有譜系

而會稽與臨海

即台州派

皆端禮後端禮五世孫應孫由臨

海徙居會稽其孫國子博士宰也自榮國至應孫世居

臨海

賜第其宗子爲世珪尚德世守鐵券者也餘姚派

即龍

泉派榮國後弘祖守紹興卒於官子贊於紹而徙家者

也山陰營基派

出忠遜王山陰西河會稽范橋派則出

越國公

越國公

蘇州派出廣陵王在浙則又有嵒縣長

者悌也

樂暨陽缸竈

今攷亦廣陵王派

湖州苕溪嘉興武林寧波嚴州

七派在南直則又有蘇州漕湖吳江晉陵無錫宜興松江鎮江徽州寧國及江西十派

愚按牧齋以臨海會稽餘姚及常熟四支皆出榮國之後爲正宗於此外作旁支考以廟門之碑取次收錄與慶系譜圖皆不足信力辨若水公輔皆非武肅之後斷以列傳及碑誌爲據而極詆通譜之非然其所考亦似有未核也余讀四明黃宗明所撰文穆王墓碑陰誌序王子孫首事脩復者德洪大經應陽士元邦祥楞等其言錢氏自忠懿王歸宋賜第於汴五傳而漢國公忱扈

高宗而南復賜第於台州奉其母賢穆公主以居而券冊宗器隨焉漢國曾孫弘祖守紹興軍州事少子璋遂家餘姚德洪則璋之九世孫也大經應陽其十世也漢國之來孫應孫爲紹興行軍司馬遂家會稽士元則應孫之八世孫也楞生於台之賜第魏國公象祖之十三世孫也忠遜王之遷東府也子孫遂居山陰邦祥則遜王之十九世孫也

按漢國即榮國之追贈

此其序餘姚會稽臨海

三派世系分明而遜王一派亦見於此於牧齋考據不更詳乎而牧齋於廟碑分派亦未甚詳他吾不知所引碑云廣陵王元璩葬薦福山爲蘇州派今蘇州譜稱元

璩子文奉嗣爵六世孫南曾孫秬理宗朝士於寶慶

元年脩譜明萬曆中有邦彥爲南京刑部尚書

又云據元祐人

年文奉之孫奉議郎公著爲壽聖院記云高祖廣陵王四世葬吳祖司封始仕於朝父將軍重脩墓院今其譜不詳不知南與秬爲公著何人又據曾鞏爲學士藻墓誌云儼守和州

葬於和家焉子昭慈孫順之藻其曾孫也葬母於吳縣

天平山藻卒又葬焉遂又爲蘇州人以吾家譜考之靜

宜公儼文穆王幼子儼子八人吾祖昭聰居二而昭慈

居三聰之子爲隱之卽以大理寺丞守新安碑所爲分

嚴州派者吾之祖也慈之子爲順之其後遷蘇州兩派

皆儼後正所謂十房中之一房也今蘇州錢氏多非一

族豈無爲藻後者而榮祖廣陵王元璩耶榮國爲文僖
曾孫文僖子十人曰暄者榮國祖也曰晦者文僖中子
而暄之兄也天禧中爲霸州防禦使仁宗時侍宴閒談
及鐵券進呈錄本及先朝御書者也子景初舉嘉祐二
年進士曾孫冲之舉政和二年進士爲李綱所知薦爲
兩浙轉運使建炎初扈駕南渡得覩先王陵墓遂卜居
西陵西陵城武肅所築也諱陵改爲西興所謂西陵派
是也冲之撰有爵邑圖序其四世孫元太尉公績脩大
宗譜譜序甚詳而宗派考及牧齋旁支考俱未嘗及西
陵派何也且榮國同產三人長卽榮國忱次曰恂次曰

愕今碑又有云愷者皆出於賢穆公主忱三子曰端也則常熟派所祖也曰端義餘姚所祖端禮臨海所祖洪武二年進鐵券曰尚德者端禮後也恂之後無考愕之後家杭州有曰真孫者登文天祥薦進士子朝輔任建昌令遂家新建朝輔子舜善由新建遷南昌之碧溪其後爲碧溪派天啓丙寅有孔芬辛酉鄉舉過余家以譜相印譜系甚詳牧齋於江西派不詳其所自但引碑云冀國八世玄春令徙江西何其疎也而宗派考謂之新喻新昌派且云冀國公孫忭所分以愕作忭以由新建遷南昌而謂之新昌可乎西興碧溪皆文僖公後也猶

疎率如此況別派顧能一一辨其真僞乎牧齋據碑云
越國公愕房十世述祖分山陰派西河派又十一世行
簡分會稽范橋派譜直云一居會稽一居杭州則遷新
建者固居杭州者也忠獻王子昱今據無錫譜云昱孫
統曾孫進以祥符中遷無錫國朝有徵士允升進士伯
川所謂無錫派也忠遜王六世孫分山陰營基派愚考
遜王子曰昆曰易易二子彥遠明逸對掌內外制彥遠
子總字穆叔穆叔子伯言武肅王璽帖藏五世孫明州
景述家而伯言爲之跋自稱六世孫今脩復文穆墓者
復有山陰邦祥爲遜王十九世孫則皆易之後也據傳

芳集云易七世孫漸春侯選居吳興而牧齋據碑云悅
後分湖州若溪派又文僖公後也則忠遜有兩派而湖
州有兩支矣譜云惟溶後居山陰山陰亦有兩支矣至
云節度使元璣分徽州派嘉興侯元弼分嘉興派又云
元球後爲嘉定派元祐後居宜興又云七世孫學士卽
分宜興派豈卽爲元祐後耶十國春秋稱元璣喪妻不
再娶無嗣吾祖隱之公初居歙五世而有惠顯侯魯惠
濟侯贊以破元朮功追封二字侯贊始自歙之汝溪遷
居淳安之蜀阜其後冊子孫亦遷於淳安餘在汝溪皆
歙人也贊四世孫端浚融堂先生之從孫也脩流光譜

專敘兩侯子孫此外一皆不收是爲淳安派宗派考稱
淳安清溪以別於汝溪也則不載流光譜者散居歙地
所謂徽州派者寧非隱之公後而廼謂出於元璣耶若
元球備史載其恃恩驕橫與元珣有異謀爲文穆所誅
世系圖改稱元球嘉定之爲元球派應卽元球後也碑
云三世節度使仁傳分寧國派牧齋謂仁傳應是忠獻
弟行愚按備史武肅子本皆以傳爲行後改爲元亦尚
有不改者文穆子以弘爲行後去弘字諸兄弟子以仁
爲行如傳璠子仁俊傳璣子仁傲是也惟元璣子文奉
又不依行仁與傳皆行也寧有以父行爲名者乎仁俊

仁做皆官節度使固武肅三世也按武肅遺命孫男仁
僊仁俊仁侃仁僊等已管都務可爲手臂股肱其餘仁
傑仁傑以下至於小院諸孫雖未長成具是吾親枝骨
肉亦須迭遞安存且其名與忠懿兄弟行字邊傍皆同
明爲武肅孫非文穆子也文穆子輩舊皆以弘爲派耳
聞萬曆間有啓忠者寧波人爲寧國太守後居寧國或
亦因郡先有此派故與合族居耳又謂若水公輔非武
肅後而武進非吳越攷譜若水爲仁僊子元珣孫元珣
雖誅去其籍未聞有復其姓之令則爲武肅親子審矣
大抵吳越子孫蕃衍徧天下不必皆武肅後要亦其同

產後也當時忠懿舉國歸宋王子孫及曾孫謂之至親
王兄弟子孫稱十房者謂之近屬凡至親近屬超授有
差已又詔王總麻以上親並赴闕授以官爵蓋羈縻之
也於是諸房子孫奏名有司者近三千人得官者殆半
不得官者王皆分俸祿養於京師則錢氏不入汴者蓋
亦寡矣自是八十年不得展省墳墓建炎間扈駕南渡
者凡得幾人其不獲南者皆陷沒矣今中州錢氏所在
而有問之皆稱忠懿王後以其先皆從王入汴譜牒既
亡遂不知其所出可謂盡假冒耶卽文僖後但稱惟濬
後居山陰他如惟治惟灝惟道惟潛惟濟豈盡失傳耶

爲文僖後者當由親及疎首致詳於忠懿一支次及十
房又次及武肅諸子博稽而核實世系犁然源流一一
不淆而竊附稗販者窮矣今虞山譜於忠懿外似不知
有所爲十房者未一標出而忠懿自文僖子孫以外皆
不可問十房之後自忠獻忠遜二王及吾靜宣儼公外
皆不能知其不可問不能知中保無嫡血所在而槩棄
之也而特敢辨於武肅下諸派抑末矣卽會稽廟碑以
常熟宗派考與牧齋所引據者按之當亦可據而不可
據者也若吾家自隱之遷淳安所爲淳安派者相傳至
今先王先公之一脈源流井然蓋不必通譜雖更百世

宗派其可知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八